

# 《烛光在前》对革命伦理的新表达

赵建新

“舍小家顾大家”是人们对很多英雄英模人物美德的集中概括，它经常作为一种精神感召力量，在民族危亡之际鼓舞人们舍私为公，为国家大义牺牲自我。进入现代社会后，这种传统道德规范不但没有因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而显得过时，反倒在20世纪激进的社会变革中更强化为一种新的革命伦理表达，反映在艺术作品中，便经常体现为英雄人物处于理性政治追求和个体情感矛盾纠葛时，其价值取向最终要以政治理想为第一标准，以阶级大义超越个体情感。这种创作方式在宣传了革命理想、颂扬了政治信仰的同时，也经常因为对个体情感的关注不够、抒情方式的简单直接而导致人物形象的符号化和概念化，使作品显示出美学的贫困。其实，英雄之所以为英雄，恰恰是因为他们能够超越凡人的个体世俗情感而献身于信仰大义，所以无论是作品主题立意的需要还是单纯的剧作法要求，都势必要让英雄人物做出“舍小家顾大家”的戏剧行动以升华作品的主题。但问题的关键之处在于，如果编创者轻易否定掉个体情感欲求的价值，让英雄人物在“公”与“私”、“家”与“国”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简单选择，以“公”灭“私”或以“国”代“家”，让英雄仅仅成为国家和群体利益的单向代言者，就势必会弱化个体性的世俗情感，从而导致英雄形象的失真、失信。近些年来，很多优秀的创作者认识到了这种创作倾向的局限性，不再对个体情感的欲求予以简单地排斥和否定，而是在承认和肯定其价值的同时，努力挖掘英雄英模人物在“家”与“国”、“公”与“私”之间的两难处境而最终予以升华，使其不是简单



的“大公无私”，而是在守护“私情”的前提下最终仍要选择“大公”，在“爱家”的无限温情中仍要选择“爱国”，只有这样方能以情动人，达到真正的审美效果。锡剧《烛光在前》在这方面做出了较为极致的探索和努力，形成了对革命伦理的新的美学表达。

在题材开掘方面，《烛光在前》浓彩重抹人伦亲情，以一豆灯火“点亮”四次别离，显得别具一格。主创用张太雷家人来写张太雷精神，用张太雷和孩子们与陆静华的四次别离来写主人公的革命精神对家人的感召，四场戏各有起伏，场场精彩。第一场“剪信”，由二女儿张西蕾的离开引出张太雷的秘密；第二场“议去”，写大女儿张西屏欲去还留；第三场“掷衣”，写张一阳离别时与母亲见与不见间的复杂情感；第四场“烛光”则寻根溯源，追述张太雷当年和陆静华分别时在儿女私情与革命大业之间的去留撕扯。四场戏有两场写母女情，一场写母子情，一场写夫妻情，触及的全是人间至亲的人伦情感。四场戏中，每一个孩子的离去母亲既没有断然阻止，也没有欣然鼓励，而是先极力挽留，后尊重其意愿，决意让他们去参加革命；先挽留是尽到了一个母亲应尽之心，而最后送他们离开则是因为她是张

太雷的妻子，而孩子是张太雷的孩子。亲人的去留在“掷衣”一场里处理得最为淋漓尽致，儿子担心母亲伤心，于是躲在船舱内不露面；母亲不忍儿子难过，故而假装视而不见。母子两人舱内舱外，咫尺天涯；欲见不见，不见却胜似相见，轮番对唱，感人至深。主创竭力渲染描摹的是亲人之间在奔赴革命之前的离愁别绪和百般不舍，与慷慨决然的奔赴革命相比，这种百转千回的亲情挽留更加动人心魄。在锡剧艺术家的精彩演绎下，那些柔肠寸断的生离死别不但没有成为阻碍主人公献身革命的牵绊和拖累，反倒因为有了它们，让革命者最终选择的信仰和大义更趋深沉和厚重。

常言道，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两全”肯定不是戏，“不全”才最有戏。关键是如何展现这样的“不全”。简单的用“忠”取代“孝”，认为代表革命大义的“忠”比代表世俗人伦的“孝”具有更高的道德价值，未免失之简单粗暴。人伦亲情和革命理想同是人类都应珍视的美好情感，英雄英模之所以能最终选择后者而放弃前者，不是因为前者的道德价值低于后者，而是因为英雄英模在做这样的选择时已经超越了世俗价值的标准而进入了信仰层面。只有精神信仰才能让人不计功利得失，才能舍生取义。在《烛光之

# 风起荷塘

时国金

我的手机相册中保存最多的照片是荷花，约占了内存的四分之一，这些千姿百态的荷花，全是来自一个小池塘——我种菜挖掘的浇水塘。

塘水不大，方圆不过几十步。塘边是几根芦苇和菖蒲，中间一片荷莲。已是盛夏，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芦苇却是老气犹存，青枝枯梗伫立塘边，俨然和青绿的荷枝构成了塘的风景。

荷花开得芳烈，每日清晨，去时，总是一片菡萏繁花，生命的勃发在晨风中展示得迤逦多姿。躑躅荷塘，身心愉悦。几年来，每个夏日荷花盛开的清晨，我都会绕塘几圈，用我的相机记录下塘中荷花争艳的情景。

有时是斜风细雨的清晨，看每一朵荷花在清露里绽放，花蕊流珠，如泣如诉，楚楚可怜。有时是晴日，听风过荷花，哗哗摇曳着身姿。蜜蜂来了，蝴蝶也来了，它们比我来得还要早，绕塘三匝，舞弄于花房，也与荷花一道被我拍了下来，使一帧帧照片有了动感。天蓝云淡，我便俯下身子把天空的薄云拉进镜头，于是，荷花就在云空中绽开，云荷相护，有了离云最近的荷叶，离天最近的荷花。更多的时候，是流云在空我在野，天上人间两相望的情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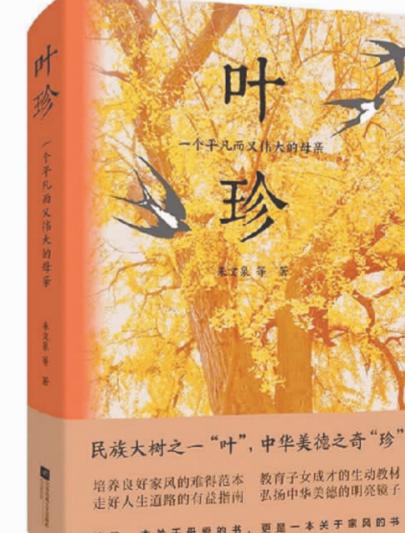
古人是“可怜君子花，衰看不忍看”。其实残荷犹记平生事，它的静影枯瘦，实在是洞察时空幻影，曾经沧海桑田后的从容。

枯荷，按理说是给人一种残酷衰败之感。残荷听雨，却是一种美。

一种可以触动柔弱的审美神经的动人图画。因为它彰显了一种人生的境界，不畏苦难，坦然面对，花开花落，枯萎繁茂。它与人生的豁达、无畏又紧紧相连。

有一晚，与友饮酒，月光撒碎一地，一道从乡下回镇上的住处。五里地而已，便歪歪斜斜地从小路上走回。途经一塘，微风一吹，银光闪烁，隐约有荷花仙子在摇摆不定的碧荷中闪现，遂停下脚步，面对清香肆意的荷塘，久久凝望，不烦斯文，高声地朗诵起周敦颐先生妙笔生花的篇章：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也……月夜中，清脆的声音，拽着月光，挣脱了路旁窸窣杂树斜枝，穿过荷塘，乘起一缕荷风向天空飘去，渐渐地远离了这人间的微茫灯火，越飘越远。

## 繁荣书单



2022年8月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作者:朱文泉等

### 《叶珍(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母亲)》

**简介:**《叶珍》，是一个平凡而伟大母亲的生命故事，是一位共和国上将回忆母亲叶珍从而寄语广大青少年的“家风之书”。每一个母亲的名字都是一则传奇，《叶珍》——这本记录平凡母亲生活的书，让读者看到千千万万中国母亲不平凡的缩影，她们在峥嵘的岁月，以热情、自强、正直、善良的天性，与土地、劳动、家庭、生活休戚与共。共和国上将朱文泉记录下母亲的一篇篇生命故事、一帧帧笑貌音容。“崇尚尚读”“传孝承善”“爱国爱家”“自强向上”，《叶珍》的每个故事主题都是一部朴素无华、直抵人心的家风教材，良好的家风是一个家族乃至一个民族的精神不动产。

《叶珍》是一本“母爱之书”。叶珍是天底下母亲的一个代表，无数如叶珍一样温柔、坚忍的中国母亲，她们的大爱折射一个世纪、几代中国人的人性光辉，赓续和谐的社会基因，激励团结奋斗、共创辉煌的中国精神。

# 重温老电影

夏学军

《春拂江南》  
李昊天



在我屈指可数的爱好里，宅家看老电影当属最爱。

那些已经成为经典永流传的老电影，如同在电影的海洋里大浪淘沙后的始见真金。

老电影总让人想起“过去的好日子”。如果一部老电影是我看过的，那么当年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情景下、与谁一起看的、期间发生了什么事情等细节，当片头音乐响起时，一幕幕往事便涌上心头。

特别难忘的，是与奶奶一起看戏曲电影的时光。奶奶在看电影这件事上，做足了仪式感：梳洗打扮，换上干净的衣服，揣上小手绢，拎个小水壶，拉着我走过窄窄的弄堂，和遇见的每一个邻居打招呼，告诉他

我要去看电影啦。

《花为媒》《天仙配》，奶奶沉浸在才子佳人的故事里唏嘘感叹，《状元与乞丐》《五女拜寿》，我也在懵懂中开始感知人情世故。

很多老电影是黑白片，黑白的画面完全不会影响到观感，反而因为色彩的缺失，更能沉浸在剧情当中。《小兵张嘎》《三毛从军记》，是最喜欢的儿童电影；我们小孩子都偏爱战争片，《上甘岭》一类的影片被我们称为“打仗电影”，看时总爱问是好人还是坏人；《五朵金花》能算做一部爱情片吗？至纯至美的故事撩动心弦；《牧马人》《城南旧事》，没有高超的摄影技术与特效，凭借细腻的情感，讲好一个朴素的故事，那种家国情怀、喜怒哀乐，有情怀，有

温暖，让人特别感动。

当年那部国民大热片《喜盈门》上映之际，一家人浩浩荡荡去影院。回来的路上父亲感慨万千，剧中的家庭矛盾在我家是不存在的，奶奶是那么心疼母亲，母亲同样体恤奶奶，那天我第一次见父亲深情地对母亲说：“真得谢谢你，营造了一个和睦的家庭氛围。”

当那日重温老电影《孤星血泪》时，儿时那一幕出现在眼前。那是父母带我去看的，我坐在父亲的腿上，一开始还饶有兴趣目不转睛，没过多长时间就感觉不适了，银幕上阴森的古城堡，眼窝深陷鹰钩鼻的老人，幽暗的烛火下摇曳的人影，给我吓的不轻，哇的一声哭出来。父亲连忙抱我出去安慰着。那

场电影是父母轮流在场外陪着我，他俩轮换着看了一场“破碎”的影片，走回去的路上两人把各自看过的片段衔接在一起，才勉强拼成了一部完整的影片。

看过无数老电影，三天三夜也说不完。爱老电影的人，一定是个念旧、重情感的人。

老电影的魅力是超越时代的，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电影是时间的形状，而好电影可以解放时间！

在老电影中，我们重温懵懂时期的可爱，也回味青春岁月的悸动。那些看过的老电影，静静地沉淀在我们人生的河底，仿佛被遗忘，然而一旦遇到世事艰难，便会想到它、唤醒它，并惊喜地看到它发出的光，照亮了眼前的彷徨之路。